

創意獎 青鳥／洪添賢



2008 最後那天，我在搭往新宿的電車裡，突然想起南方的老家屋頂上的那隻青色的鳥，不知道為什麼在擁擠電車裡，我腦中閃出那樣的畫面，甚至差一點聞到傍晚空氣中瀰漫著稻草與燒柴的氣味，要不是列車在池袋停下擠進更多的剛下班的人們，我想早已經走進那我很久未回去的廳堂，看見一桌母親燒了一桌香噴噴的晚餐。

那隻青色的鳥，有著鮮豔顏色的羽毛，那顏色我形容不出來，有時候看是藍色的有時候看卻是有點綠色，每次我放學回家還沒進家門前，我總是看到牠定定的蹲伏在屋頂的一角，面對著北方一動也不動。自從我發現牠總是在我的家的石綿瓦的屋頂上，下課後的我總是慢慢的接近家門口的曬穀場，深怕嚇到牠，好讓我慢慢的觀賞牠在晚霞裡羽毛閃出的時而藍時而綠的顏色，我總是看的出神，直到母親發現我，喊了我，才不情願的進屋去。

第一次深夜裡，我聽到那樣的聲音，像是悲泣般的低鳴，父親母親起床查看，循著聲音的來源才發現是屋頂上的鳥兒發出那樣不悅耳的聲響，父親在牆邊的角落拾了一顆石子，往屋頂擲去，黑暗中我看見一個青色的影子振翅飛起，就消失在無月的夜空裡，那低鳴也跟著消失，之後我在也沒有見過那隻時而藍色時而綠色的鳥。

在北國的跨年夜的電車裡，腦袋裡一直閃過那隻時而藍色時而綠色的鳥，擁擠電車裡我與陌生人摩擦著身軀，拖著疲憊的雙腿，我早已經忘記我來到這裡的原因，是因為夢想嗎？還是只是賺更多的錢？還是我的夢想就是賺很多錢？我不記得了。

地鐵車窗映出我的容貌，我差一點認不出來自己，在那同時，我又看到那陣拍翅的黑影，我下意識的躲開自己的眼神，深怕看穿什麼，我總是下意識躲開鏡子裡的自己，那彷彿是一種將自己拋出之後疼痛的癮，總是隨時提醒自己其實一文不值。我並不是突然謙遜起來，而是我發現這世界不適合謙遜，那是我最好被拒絕的方式。

來到原本是夢想地的北國落地生根，才驚覺，一切就像扣錯扣子般，發現時候已經必須重新來過。但我已耗去太多時間。而生活就像慶祝新年的彩色碎紙片在地上飛舞，而那只不過是氣氛的烘托，毫無意義。也沒有比這些紙片更令人傷心。

我匆匆下車，不知道是在哪一站，惠比壽？涉谷？我跳過了新宿？而車旁等待的旅客仍然拼命想要擠進電車，我回頭看著這樣的景象，心中好像什麼被打動，覺悟了什麼。

突然看見陌生的你親切的對我揮手，像是替我慶幸脫離那班擁擠不堪的列車，那列也許不知終點的列車。